

何其芳美文

畫夢人生



何其芳美文

畫夢人生

何乃光編 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05号

何其芳美文
画梦人生
何乃光 编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州7215 华兴分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插图 180,000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,600册

ISBN 7-5360-1204-7/I·1669

定价: 3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，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。早期，他有意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，试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，有时是叙述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，有时是一阵传递着某种哲思的情感的波动，努力追求着“纯粹的柔和，纯粹的美丽”。其后的创作，则从“美丽的辽远的梦”中回到现实的土地，更加直面人生，并为祖国的新生、进步和光明而讴歌。作风也趋于朴实、洁净、自然。

编辑者说

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，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；他的作品，产量不丰，但是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。

何其芳，1912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。6岁入私塾，接受枯燥刻板的教育。14岁，怀着对新环境的渴慕，开始入县城读书。在万县一中，他接触新文学，阅读冰心，也阅读泰戈尔和安徒生。后来学校闹风潮，因遭到牵连而被开除。再后，又进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，在此期间，广泛涉猎了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1931年，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。他本抱着了解欧洲文化的愿望而来，却不知教授的讲课竟如塾师一样乏味。然而，这个“偶然的错误”，却为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、安静的、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文学小天地，使他终日沉醉、留连于自己的白日梦里。他写诗，写散文，写一种“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”。这些散文，便是后来成集的《画梦录》。

1935年北大毕业后，先后在天津、莱阳当中学教员。这时，他找到了“精神上的新大陆”，自觉“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温柔的梦，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”，决心“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”。在莱阳任教期间，曾返四川一次，作《回乡杂记》。抗战开始后，回家乡县城教书，后

到成都，自费创办刊物《工作》，开始写作并发表杂文。

1938年8月，与沙汀一起动身前往延安，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1月，随贺龙部队到晋西北前线和冀中根据地，从事宣传工作。1939年，返回延安，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。在延安时期，他写作大量杂文和报告文学，后来收入《星火集》中。1944年春和1945年秋，曾两度派往重庆，担任《新华日报》副社长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开展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。这时，他积极从事文艺批评，还写了不少杂文，杂文便成了《星火集》的续篇。1947年春撤回延安，同年10月，在西柏坡中央工委工作，以后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北京马列学院当教员。1953年2月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；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，即长期担任所长，并主编《文学评论》。1977年7月，病故于北京。

早期，何其芳有意通过《画梦录》的创作，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。他认为，“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，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，很孱弱，但除去那些说理的，讽刺的，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，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。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，不是一段未完成的小说，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。”《画梦录》中的每一篇，都是一座“小小的建筑”。他从来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中去寻找它的形体，对于文字，迷恋的却是意义之外的一些色彩，一些图案，一些镜花水月的东西。在散文中，他总是试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，有时是叙述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，有时是一阵传递着某种哲思的情感波动。

动，努力追求着“纯粹的柔和，纯粹的美丽”。的确，这些梦中的篇什太精致了，他自己后来则不大满意于其中过分的雕饰，神秘和晦涩。但是，应该承认，作者的散文语言是极富于表现力的，何况这种近于唯美主义的倾向，也未曾掩饰那真实存在着的旧时代一个少年人的矛盾和苦闷，被压抑的深深的热情。

《回乡杂记》时代是作者散文创作的一个转折阶段，或者可以说是过渡阶段。结束大学生活以后，他从“美丽的辽远的梦”中回到了现实的土地。正如他所说，“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，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，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。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”，“我的情感粗起来了”。在《回乡杂记》中，他记录着平常人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。但是，看得出来，他仍然是带着怀旧的忧郁的眼光看着身边的这一切的；在语言上，写法上，虽然开始走向朴实、洁净、自然，却也着意保留了不少属于个人情调的东西。

到了延安以后，他的散文才出现了彻底的变化。如果说他没有因为“美，思索，为了爱的牺牲”而抛弃“梦”的话，那么，现今的梦，已经是“从那种比较特殊的，少数人才会有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”了。于是，他一边“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”，一边生活着，工作着，歌唱着。《我歌唱延安》是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。他说，“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……我就像生活在我那种想象里了。”快乐是他所真切感受到的延安生活的基调，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基调。他尽情地赞美延安

的人，延安的“翻天覆地的大变动”。他写了许多报告文学，这些文字，可以看作为他在新时期的散文的扩演。与前期迥异者，全都不事雕琢，平实无华。

50年代，当他为自己的《散文选集》作序时写道：“一个人的生命过去了很多，工作的成绩却很少，这已经足够不快活的事情了；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当我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，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。”他认为，“应该作的不是隐瞒这种事实和感情，而是给它们以恰当的解释，并从其中得到可以得出的教训。”

这种对于艺术的永不满足的追求，是令人感动的。

至于面对作者本人提出的“这样一个事实”，如何作出“恰当的解释”，则当然地成了文学史家的有意味的课题。

目 录

1 梦里的忧郁

墓.....	3
秋海棠.....	9
雨前.....	12
黄昏.....	14
独语.....	16
梦后.....	19
岩.....	22
炉边夜话.....	26
伐木.....	30
画梦录.....	32
哀歌.....	38
魔术草.....	43
楼.....	46
弦.....	51
静静的日午.....	54
扇上的烟云.....	58
私塾师.....	62

老人.....	69
迟暮的花.....	75
树荫下的默想.....	80

2 土地的脉动

呜咽的扬子江.....	89
街.....	98
县城风光.....	105
乡下.....	113
我们的城堡.....	122
某县见闻.....	131
饥饿.....	137
韩同志和监狱.....	144
我歌唱延安.....	147

3 文化与哲思

论本位文化.....	155
论救救孩子.....	158
论快乐.....	163
“自由太多”屋丛话.....	169

4 足印的谛视

《燕泥集》后话.....	181
梦中道路.....	184
《刻意集》序.....	190
《还乡杂记》代序.....	195
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.....	204
一个平常的故事.....	215
写诗的经过.....	227
《散文选集》序.....	260

1 梦里的忧郁

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，木叶尽脱。或是在巫峡旅途间，暗色的天，暗色的水，不知往何处去。醒来，一城暮色恰像我梦里的天地。



墓

初秋的薄暮。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，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，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。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，阡陌高下的毗连着，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，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。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，野蜂的翅。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，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，从林叶探进来，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，摩着那白色的碑石，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：柳氏小女铃铃之墓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，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，从那茅檐下过逝的，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，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，和那濯过她的手，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。

她有黑的眼睛，黑的头发，和浅油黑的肤色。但她的脸颊，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，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，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，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。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。

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，她会说极和气的話，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。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，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，她一切小小的侣伴都会告诉你。

是的，她有许多小小的侣伴，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，不与它们生疏。

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：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快乐的。”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：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悲哀的。”

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，准备帮助她的母亲作晨餐，径间遇着她的侣伴都向她说：“晨安。”她也说：“晨安。”“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。”她却笑着说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当农事忙的时候，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。

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，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，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，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。四眠过后，她会用指头捉起一个个肥大的蚕，在光线里透视，“它腹里完全亮了，”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秆上去。

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，放在水里浸着，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。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，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，一圈圈的放满竹筐。

她有一个小手纺车，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。她常常纺着棉，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。她不厌烦，只在心里偷笑着：“真是一个老婆子。”

她是快乐的。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。

她是期待什么的。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，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。她有做梦似的眼睛，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，或是辽远的，辽远的山以外。

16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，她的发，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。银色的月光照着，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，向它说：“我是太快乐，太快乐。”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。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，有一点伤感在心里。

她用手紧握着一个新鲜的早晨，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。

她小小的侣伴们都说她病了，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，知道她的。“你瞧，她常默默的。”“你说，什么能使她欢喜？”它们互相耳语着，担心她的健康，担心她郁郁的眸子。

菜圃里的红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，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，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，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。

铃铃却瘦损了。

她期待的毕竟来了，那伟大的力，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，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，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。

“不是你，我期待的不是你，”她心里知道，但不说出。

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，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“铃铃”二字的，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，树下有白藓的石上，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。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，迷漠的望着。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，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，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夜女的梦。毕竟来了，铃铃期待的。

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？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，穿着燕翅色的衣衫？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，在她远嫁的前夕？

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，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，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，仍是盛开时的红艳，仍带着春天的香气。

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，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，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。

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，读了碑上的名字，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，说了温柔的“再会”才分别。

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蹰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。

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，和她的性情，她的喜好，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。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，她最爱着什么颜色的衣衫，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，羞涩的低下头去。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，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，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。

铃铃的伙伴们更会告诉他，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。

“她会不会喜欢我？”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。

“喜欢你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复。

“她似乎没有朋友？”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。

“是的，除了我们。”